

一个第四人称讲述者的万花筒叙事

——奥尔加与她的《怪诞故事集》

张铁钉

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，一个是现实世界，一个是虚幻世界。现实世界是我们每天触及的真实，虚幻世界则是现实之外的梦，唯有感受其存在。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对于虚幻世界的观察是立足在现实世界中，在她的作品中，充满了现实与虚幻的交融。这位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尼刻奖、布克国际奖等多项大奖获得者，最擅长的就是将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在一起，架构出一个多元的世界。它位于现实中，又属于虚幻里，即是尘世，又是超凡。在她的长篇小说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中，她甚至构造出了那么一个小镇太古，既是普通的破烂小镇，也是宇宙的中心。

同时，奥尔加擅长将长篇小说拆分成一个又一个看似无关的短篇，以一条线作为串联，讲述一个个看似游离却又紧贴主题的故事。这本《怪诞故事集》正是如此，在十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中，奥尔加穿越于不同的时空中，去探寻那些怪异的故事背后所隐藏的真相。这些故事存在于不同的时空，每个故事都有着自已不同的主题。不同于奥尔加长篇小说的发散性展开与主题性聚合，这些故事更像是英剧《黑镜》，相互独立，短暂、快速、直接，而又出其不意。

出其不意的作家，非常规的作品

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本身就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作家，她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非常规来形容。用支离破碎的片段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游离于现实与幻想，充满了历史、政治、神话、宗教、自然等元素。2018年，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理由为：“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与想象力，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。”

奥尔加的故事如同灵感迸发后的万花筒，用精妙的碎片构成一个宏大的画面。这个画面又随着万花筒的转动而改变，它飘忽不定，却又精准地处于一个平衡状态。在这个状态中，是奥尔加对现实与虚幻的思考与探索。

在这些探索中，奥尔加在不断寻找一个平衡的位置。这个位置可以是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中麦穗儿生活的小屋，也可以是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中玛尔塔的地下室，甚至可



▲ 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

以是《云游》里那些保存着不朽人体器官的罐子。作家始终追寻的是存在与平衡，关于人与自然、现实与虚幻、尘世与神等等。这种平衡如同宗教中永恒的安宁，是平静被打破后的失序生活所寻找的新支点。这个支点也是奥尔加笔下人物所追寻的目标。

支点并非是不动的，它是不断运动变化的。有时候它是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中的梦，有时候是《太古和其它的时间》中的时间。人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，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寻找自我认同。

而这些都与奥尔加的自身经历有关。

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出生于1962年波兰西部绿山附近的苏来霍夫，1985年她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毕业，这段学习经历对她独特创作风格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。奥尔加自称是荣格的信徒，在她的小说中充满了对个体梦的探索以及集体潜意识研究。她对人物心理的把控不止停留在当下，也有着更为哲学层次的深挖。

大学毕业后一年，奥尔加搬到了波兰西南的边城瓦乌布日赫，那里是波兰、捷克、德国的三国边境。她经常去附近的农村考察当地民俗。在那里，奥尔加从事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。1987年，她凭借诗集《镜子里的城市》开始在波兰文坛崭露头角。1997年开始，她放弃公职，开始专职写作。

在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中，奥尔加称自己为温柔的讲述者。她说：“我很高兴文学出色地保留了所有怪诞、幻想、挑衅、滑稽和疯狂的权利。我梦想着高层建筑的观点和远远超出我妈预期的广阔视野。我梦想着有一种语言，能够表达最模糊的直觉。我梦想着有一种隐喻，能够超越文化的差异。我梦想着有一种流派，能够变得宽阔且具有突破性，同时又得到读者的喜爱。我还

梦想着一种新兴的讲述者——‘第四人称讲述者’。”

于怪诞中的寻找平衡的支点

在这本《怪诞故事集》中，她正是用她极具个人风格化的方式，讲述了十个碎片式的故事。虽然在以往的长篇小说中，她碎片化的写作方式已被人们所津津乐道，尤其体现在《云游》这本书中，里面由“我”的旅行开始，掺杂着旅行见闻，历史人物故事，与旅行无关的人物经历等等，带来一种时空的错乱感。初读者会认为这些故事原本是独立的，但是不知为何会被放在一起成为长篇小说，尤其是每个故事之间都好像没什么联系。有时候一个故事没有讲完，就穿插进了另一个故事，过了会儿，又开始讲述最初的故事。如同电影《记忆碎片》，内容被打散成一个个碎片，随意散落在各处，需要让读者自己去挖掘拼凑，最终得出一个画面。就好像之前所说的万花筒一样，奥尔加的长篇小说需要的是用想象力去理解文章内在的联系，随着梦一样的语言沉入到作者的意识中，抓取那丝丝线索，最终找到那个平衡的支点。

但是这本《怪诞故事集》却没有采用这样的做法，每个短篇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联系，它们独立于故事中，拥有自己的主题和支点。

作为中国读者，肯定最感兴趣的是里面一篇讲中国的故事——《心脏》。里面的M先生和夫人每年为了省钱而去亚洲过冬，他们通常选择的是泰国。直到M先生的心脏出了问题，移植了一颗来自中国的心脏，一种疯狂的想要寻根的想法就此萦绕心头。M先生认为，这颗心脏的主人在古老神秘的东方召唤着他，其中一定有什么奥秘是值得探寻的。追逐虚幻本身只能

得到虚幻，M先生满怀希望地来到中国，展开了一场他绝对不会再有的旅行，来到了一个古老的寺庙中……中国行结束后，M先生和妻子的日子又回到了过去那样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
寻根，是这个故事的主题，但就跟大多数的寻根之旅一样，所要追寻的不过是内心的期待与幻想，希望这一切能够成真，但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。寻根从寻开始，其实就已经不知道根如今会是什么样子。寻这个字一旦应用，就代表着对前方的不确定。

奥尔加将这种不确定扩大化，从器官移植开始，写出了一个富有寓言性的故事。那就是所有的寻根都是徒劳的，人们最终还是要恢复到原本的生活中。故事没有落入俗套的结尾，甚至有点戛然而止的意味，立足于怪诞，支点却又直指人们内心的渴求。

于失衡中追寻存在的真相

奥尔加世界中也少不了对于人与自然的思考，《怪诞故事集》中有两篇文章都致力于此。这两个故事一个发生在过去，一个发生在未来。一个是对自然的破坏，一个是破坏完成后对自然的渴望，相同的主题跨越着时空和想象交相呼应。

《绿孩子》的故事发生在过去，1965年的春夏之际，由扬·卡齐米日国王的医生威廉·戴维森进行讲述。绿孩子是一种和人类截然不同的物种，他们更像是自然之子。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，除了绿色的肤色外。他们生活在夜色中，依靠月光而活，只吃素，能够与动物们交流。他们原本生活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中，是战争烧毁了他们的家园，让他们的族人和孩子流离失所。

威廉医生一行发现了两个

绿孩子，并将他们带回了村庄。人们希望这两个绿孩子和普通人类小孩那样生存，给他们洗礼，教他们认字，想要帮助他们融入人类社会。如同人类想要征服大自然，希望自然能够以人类的意志而转变一样，完全没有顾虑到对方是否有这个愿景。

这样强制的改变让其中一个绿孩子死了，另一个绿孩子虽然看似服从于人类社会，却又在一个夜晚招来大量的族人，一夜之间带走了村庄中所有的小孩。这些孩子将成为绿孩子中的一员，就好像人类强迫大自然改变一样，大自然也拥有同等的权力要求人类改变。

人与自然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平衡，当人类想要征服自然的时候，自然也在准备着征服人类。

《变形中心》则讲述的是在未来，大自然几乎毁灭殆尽，只有保护区才有着一方绿色，人造物充斥着整个世界，甚至于人也可以是人造的了。那个时候，来自于自然的呼唤，其实是一种本性的呼唤。渴望变成狼的姐姐，其实是对本性的一种回应。

而这个回应根植于每个人心中，它就是之前一再提到过的存在的支点。

纵观奥尔加的作品，无一不在寻找这个支点，在梦中，在宗教神话故事里，在历史长河，在未来世界，存在的支点是每个人的平衡所在。一旦失去了这个平衡，就会发生怪诞的事情。其实在奥尔加的其它书籍中，也不乏可以称之为怪诞的故事，但是相比于这本主题更为突出、内容更为天马行空的《怪诞故事集》还是略显逊色。在《怪诞故事集》中，奥尔加用近乎无情的笔触来描写着一个个失衡的故事，在怪诞中，寻找有关存在的真相，游走于人类群体潜意识中，挖掘那些渴望与渴求。



《怪诞故事集》
[波兰]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著
李怡楠译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